

久远的茶香

寇建斌

那年刚开春,南墙根的积雪还未完全融化,树上的枝条依旧冷硬,村子还是满目萧疏。

这天,爹一早起来,圈上猪,拴上狗,就拾掇院子。铲干净猪狗鸡屎,规整好柴草,担来井水,一瓢挨一瓢泼了,用扫帚仔细打扫。娘呢,把缸底的一点白面清扫出来,早早张罗着做晌午饭。以为是亲戚来,却不是,来的是两个公家人。一个稍胖,宽脑门,背个黄挎包;另一个瘦高,戴副眼镜。

娘正在灶里添火烧水,忽然想起一件事,拽住我小声吩咐:快跟你庚子伯要点茶叶,就说咱家来了工作组。我这才晓得工作组来俺家吃晚饭。

庚子伯早年在安徽当过兵,回来添了个毛病,爱喝茶,当地的战友每年都给他邮寄包茶,他当宝贝每次沏茶只捏一小撮儿,省细着能喝一年。谁家来了尊贵的客人,去他家讨,他盘问清来的是啥人,一般不舍得给。即便给,也只捏一小撮儿,还郑重其事地撕开纸包好。起初,我以为为啥宝贝,瞅了瞅就是茶叶子,抢一根嚼嚼,又苦又涩,忒难吃,纳闷咋有人爱喝这玩意儿。

进了庚子伯家,刚要喊,瞅见他靠着墙根晒他的老寒腿,脑袋耷拉到胸口,迷糊着了。我瞄见过他那个放茶叶的铁盒子放哪儿,怕他啰嗦,溜进屋里从迎门桌里翻出

来,打开一看只剩个底,干脆兜底倒了,抓起就跑。脚步声把庚子伯弄醒了,他冲我喊:“小兔崽子,跑啥?干啥坏事了?”

我跑着丢给他一句:“拿你点茶叶,俺家来工作组啦!”

他一听,嘟地站起来,冲我喊:“不行,回来!回来!”

我哪儿肯停,一溜烟跑回了家。我把茶叶倒到娘手里。娘乐了,哟哟,面子不小,给这么多呀。

娘找来个大号搪瓷缸子,放上茶叶,从做飯的大铁锅里舀出刚烧开的水冲上,分到两个空碗里,递给那俩人。茶水黄澄澄的,看着比白开水讲究。娘瞅着人家问:“好喝吧?好喝吧?”

眼镜皱了皱眉头,刚要说话,被宽脑门截住。宽脑门吧嗒吧嗒嘴,笑着说:“好喝,好喝。”

庚子伯撇着一双老寒腿一歪一斜撞了来,我以为是找我算账,慌忙藏了。偷眼一瞧,庚子伯手里提了个竹篾子暖壶,我有点看不懂。

庚子伯进屋掀开搪瓷缸子,瞅了眼桌上的两个空碗,连说:“糟了,糟了。”他伸着脖子问那俩人,“这茶能喝?”眼镜低语。宽脑门笑,“能喝,能喝。”庚子伯冒了句粗话:“能喝个屁!”

他端起搪瓷缸子,连茶叶带水泼到院里,从水缸里舀了凉水涮了又涮,回屋从上衣兜里摸出个纸包,打开倒进缸子里,拎起带来的暖壶冲上水,盖上盖。茶缸子口冒着丝丝热气,庚子伯鼻子凑过去闻了闻,好像娘煮馒头时间闻熟没熟,才打开缸子盖,稳住手缓缓倒进碗里。庚子伯把茶碗递给客人,说:“喝喝这个,看是不是一个味?”

宽脑门捧起碗先用鼻子嗅嗅,接着抿了一小口,朝庚子伯竖起大拇指,“好茶,好茶!大别山茶?”

庚子伯一愣,两眼放光,捉住宽脑门的手,“哟,遇上懂家子啦!”

我凑到跟前,看了看茶缸子里的茶叶,跟我拿的分明一样,也是树叶。碗里的茶水颜色除了比先前的稍微发绿,也没有啥好看的。正想问庚子伯怕是故意唬人吧?没料到自投罗网,被他一把揪住耳朵,“小兔崽子,喊你站住,跑得比兔子还快。那个铁盒子剩的茶叶发霉了,能给人家工作组喝?”

宽脑门笑着分开他的手,拉他坐下喝茶。“小孩子哪儿懂这个,有茶喝就难得了,没想到还能喝到正宗的六安茶,估计村里也就你趁这茶。”一句话捅到庚子伯的痒处,他就又吹起早年当兵的事。

饭熟了,娘端上桌,叫庚子伯留下陪客。这些

庚子伯瞅了眼桌上的饭菜,出溜下炕,说:“俺家也熟了,回去吃,不然剩了饭,下顿没人愿意吃。”那时粮少,家家不够吃,吃饭是小事,没谁会随便在别人家吃的。

这顿饭,除了饭菜,娘破天荒地做了两碗鸡蛋汤。鸡蛋是我从鸡下蛋的窝里掏的。屋门东侧墙上有个砖洞,里边铺着碾过的麦草,是鸡下蛋固定的窝。这些鸡蛋是家里的宝贝,用来换油盐,还有我的作业本。

我没事常喜欢去掏,这次不仅掏出了两枚鸡蛋,还掏出了几张小纸票。我知道那是钱和粮票,可以买吃的用的。这种小纸票只有公家人才有,显然是来的工作组放的,只是谁也没瞅见啥时放的。娘接过那些小纸票,仔细瞅了会儿,趁着进屋收拾碗筷,悄悄塞进宽脑门丢在炕上的黄挎包里。

好多天过去了,村里有个人进城,给我家捎来个牛皮纸包,说是前些天来村里的工作组给的。拆开一看,是两包茶叶,分别写着爹和庚子伯的名字。随着纸包掉出来的还有几张小纸票,不多不少,还是那天娘塞到宽脑门黄挎包里的。那些。

娘瞅着爹说:“你看看,这叫啥事?还叫人家搭上两包茶叶。”

爹说:“工作组都这样,不沾老百姓的光。”

娘把两包茶叶交给我,说:“咱家没人喝,你庚子伯稀罕这个,都给他吧。”

庚子伯打开茶叶包一看,眼睛就直了,“哟,六安瓜片,这可是宝贝!”



秋天的谷场

周德梅

秋收的序曲,是从铁匠铺开始的。

到了收割季,家家都要打制两把新镰刀;铁匠铺里炉火旺盛,叮叮当当,打铁不歇。新镰刀买回来,父亲骑在长凳上沙拉沙拉地磨,磨一会儿,用手指试试刀锋,再磨,再试。

雨后初晴,适合做稻场。铺上草席,用石碾将场面轧平,若久旱不雨,就要洒水轧场。石碾不能用牛拉,牛身太重,会在软地上踏出高低不平的牛蹄印。需要父母两人拖着石碾在稻场上一圈圈地走,直到把满地胶泥轧得平平整整。

开镰后,父母亲右手提镰刀,左手抓稻秆,一刀撸下五六撮,顺着秧路子一排排地割。割下的稻往左靠在没割的稻上,一路靠着割过去,直到左手拢不下了,就用镰刀勾着放在草席上,放个两三次再捆扎好,再将稻捆立起来,放在太阳下晒得锦缎金黄,就可以往稻场上担了。

担稻捆最是辛苦,所有的稻捆都是经过田头泥泞路,再肩膀挑运到谷场上。父母的肩头磨破了皮,磨出了老茧,也慢慢磨出了生活的坚韧。父亲光着膀子,走路大步流星,饿了回家吃个饭团子,嚼两个生辣椒,渴了喝瓢井水歇个凉,又风风火火地出门。母亲的脸晒得黑红,汗水从未干过,在干活的间隙回来给妹妹喂奶;有时也会让我将妹妹送到地头,母亲坐在田埂上摘下草帽,一会给怀里的妹妹扇风,一会给我扇风。

一田一田的稻子割下来,再一担一担地挑到稻场上,如果老天作美,可以一鼓作气将稻子割完、担完、打完;如果老天不作美,稻捆就得一直堆在场上,若遇久雨不晴,更是揪心,眼睁睁地看着稻谷从受潮到生芽。所以收割季,大人是不舍得睡觉的。

半夜,小孩子也会在睡梦中被惊醒,一个个睁着惺忪的睡眼,跟着大人去摊场,爬到稻捆堆上,用铁叉把潮湿的稻捆叉下来,在场上抖开,把稻头朝上摊均匀。

摊好场,父亲赶着牛拖着石碾,一圈圈地在稻草上碾压。母亲睡在草堆旁边,中途翻场时,起来跟父亲一起翻。一场稻打下来,要轧三遍,翻三遍,等到第三遍的稻草又走,已到了翌日上午,卸下石碾让牛休息,父母亲合力将稻谷草末收拢,趁风扬场。

父亲握着木锨,把谷子一掀掀铲起再抛向空中,风把草末吹走,谷粒落在稻场上。父亲的木锨,见证了每一粒稻谷的激荡与沉淀。

傍晚时分,金黄的谷子堆在稻场上,像座金字塔。大人吩咐小孩子把吃饱新稻草的牛牵回家,路上顺便让牛喝些水,来时再带些青灰,好给谷堆上撒花纹做记号。

虽有防盗标记,夜晚还是要看场的。父亲在草堆头前搭一个窝棚,夜晚睡在棚下看场,被褥就不会被夜露打湿。这窝棚对孩子来说,简直就是乐园。

好多家的稻场连在一块,孩子们吃过晚饭都聚在稻场上,在各家的窝棚里躲藏,爬“山洞”,在厚厚的稻草上扎眼洞,在草堆边竖一溜“蜻蜓”,看谁竖得久,爬到草堆顶上一起往下溜,围着草堆追逐疯跑。

月亮升起来了,露水也下来了,夜有了凉意。闻着稻谷的清香,娃娃们一个个玩得蓬头垢面,满身草屑,渐渐困倦袭来,该回家了。我摸摸弄脏的头发,发现辫子上那朵塑料花只剩下花蒂,花瓣不知去向。那是一朵粉红色的月季花,花朵逼真耐看,戴在头上像真的一样。母亲去大姨家代点买的,如今只剩一个梗子了,我捏着那梗子,拨散着头发,一路抽抽嗒嗒地回家。

走到圩沟边,听到四娘娘家的三哥在使牛了。石碾啾啾啾啾呀,伴着石碾的还有三哥的流行歌曲,《十五的月亮》洒在圩沟的水面上,滢滢地荡过来……



不要跟秋天说话

乔金敏

四季中,最为忙碌的,恐怕算春秋二季了。如果春天忙于出发前的整装待发,忙于生发发芽,忙于竞相开花……那么秋天则忙于归来后的颗粒归仓,忙于采摘瓜果,忙于收拾东西……忙得不亦乐乎,所以不要跟秋天说话。

黄澄澄的一片玉米地,仿佛秋阳镀了金的小森林,抑或聚集在广场上聆听秋天演讲的大部队,听到精彩处,个个举起重滚的粗胳膊,就这么举着吧,不要放下,可那一只只箩筐不答应,它们好不容易等来秋收的盛宴,就像那蛇岛上上半年才吃一次的饥饿的蛇,等待飞鸟的来临。基于此,农人们便把停栖在玉米秸秆上的飞鸟,一个个捉住,纷纷眼向那箩筐的大嘴巴,弄得箩筐应接不暇,所以,不要跟箩筐说话。

顺风十里飘来果园香。可现在我不想说

怀远的石榴,砸山的梨,烟台的苹果,新疆的枣……现在我只想说说近在身旁的江山村的大合柿。江山村位于家乡舒城西南山区庐镇乡,和桐城市接壤,境内资源非常丰富,但最负盛名的是“江山大合柿”。虽然柿子随处可见,寻常得无人问津,但江山村的大合柿却是柿子中的骄傲,绵柔稠蜜,香甜可口,与众不同。秋天里,那漫山遍野的大合柿,宛如一个个火红的小灯笼,呈现出派喜人的画面,在蔚蓝的天空下,柿子树不仅装扮了大地美丽的秋色,点亮了山村秋日的暖意,还为乡村振兴拓展了一条致富之路。眼下正是大合柿硕果累累的季节。一进村口,映入眼帘的便是村民们晾晒大合柿的景象,他们正为制作柿饼而忙碌着。所以,不要跟江山村说话。

若问哪一种景致,最具秋的诗意韵味,无疑是那泓蜿蜒至今、纵横八荒的秋水了。秋水从诗经中款款而来,蒙蒙地,荡漾着澹澹的轻烟。而又那般浸透澄澈,仿佛伊人那水汪汪的眸子,明亮闪烁,藏不住的心事,一眼就被秋水望穿。远方的人啊,秋水与白天已共一色了,你的情思是否和我发白一色?然而,静影沉璧的秋水,始终不动声色,保守秘密,矜持着自己的矜持。所以,不要跟秋水说话,不要打扰它如诗如画的静谧与安澜。

大雁在天空写着什么字,抒着什么情?时而排成一字形,时而排成人字形。它们大约一共有十三只,其中一只飞得好慢,许是受伤了,掉了队,可是天快要黑了,这可怎么办呀!幸亏那领头雁儿是个好领导,它看见大地上那片芦苇荡了,就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看见服务区。它高兴得伸长脖子,稍稍



树冠上还挂着几枚红艳艳的灯笼,眼眼圆,馋嘴的孩子们围在树下鼓噪,却又奈何不得,大爷说,都散了吧,那几颗柿子,我留给鸟。

汤青/摄 流冰/诗

一夜寒风又近冬

管淑平

冬天总是来得那么突然,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,一夜寒风,气温骤降,冬天,就这样与我们近了。

翌日醒来,寒风还未停,仍旧如海浪惊拍礁石般咆哮着,嘶鸣着,怒号着。那风,粗犷而不羁,率性而张扬,一会儿不停地敲打窗玻璃,一会儿使幼儿地摇晃着树枝,有时,它又如同孩子般撒气似的从窗缝灌了你一脸冷风,没尽兴,绝不罢休。

出行的人们,早已穿上了厚厚的冬装,毛绒帽子,口罩,围脖……一身上下,全副武装。即便,把自己裹成一个笨重的“大粽子”,也害怕寒冷的侵袭。人们话语很少,除了遇到熟人热情招呼几句外,就只有匆忙的脚步声,吱吱作响,人们似乎在用这样的方式,逃离着狂风与寒冷。

前几日,晴日暖阳,惠风和畅,还一度觉得自己离冬天尚远。可冷不丁地,天空就阴沉下来。起初,下了点小雨,雨不大,扑簌簌的,有些清冷。微风,凉风,俨然深秋模样。

可是,雨后,风,却渐渐嚣张起来。它像是一个甩甩不掉的烦人精,一路从住所跟随着到你的工作地,直到你火急火燎地奔进另一座大楼,这风,才似乎消停了些。你可刚没喘口气,窗外又传来它不知疲倦地咆哮大地发出的呜呜啦啦的声音。

这冬风,有些近人情,洪水般的发狂,猛兽似的喧嚣,走在街上,只觉得源源不断地倒着冷气。倘若,不注意保暖,那么,迎接你的,肯定是连续几日的感冒。

我还记得多年前到北方念书,那个冬天也是这样的寒风凛冽。年轻瘦小的我们,在陌生的地方,忍着风雨催逼,只为了能好好念书。第一场雪来临,我感冒了,那晚,也是这样的寒风呼啸。

电话里,母亲责备我:“你就是大执拗,非要报那么远的学校,现在受罪了吧!”她既担忧,又无能为力,但还是不忘叮嘱几句:“北方天寒,多注意保暖。”那瞬间,似乎再大的狂风骤雪,也

都如尘埃般微渺。于是,我咬着牙,度过了一个个寒冬,直至毕业。

回想起来,那几年虽然吃了不少苦头,可成绩却一直稳占前茅,还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幸运!

也许,冬天教会我们的,就是要吃得苦寒,忍得冷冻,这样才能离暖阳更近。

的确,冬天的太阳是很和煦的。它静默,温柔,如母亲的手,带着明朗,亲切的温度。冬天的阳光,给人一份可以预见的希望。是呀,那时的冬天,能让我坚持的勇气,大抵就只有踏实学习的安澜还有家人的守候。

雪莱的《西风颂》里有:“冬天到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是呀,寒冬不过短短三月,来年,春阳照大地,草木泛新芽,一切又是欣欣向荣。

收拢翅膀,发出嘎嘎的信号声,随后的雁子们白莲花般徐徐飘落下来。寂寞的芦苇列队欢迎远方的客人,善良的湖水为它们提供了一条龙服务,让清冷的沙洲有了一夜温情。

天生万物皆不易啊!候鸟生涯,从北向南,从南往北,此岸彼岸,谁是故乡,谁是异乡。仿佛它们真正的家乡就在翅膀上,非得在西伯利亚白雪来临之前,抵达那个生存的地方。所以,不要跟大雁说话,风一程雨一程的,它们还要匆匆赶路。

秋深了。我的房屋还没有蟋蟀建造得快,我的孤独又不肯离开我,我有什么资格跟秋天说话呢,一任“相逢不语,一朵芙蓉著秋雨。”秋雨绵绵绵绵,呢喃多语,一会儿芭蕉,一会儿梧桐,一会儿西窗……牵牵挂挂,点点滴滴,一直闹到天明。所以,多穿两件衣裳吧,也不要跟秋雨说话。

在秋天,只有秋天自己有话语权,是主角,我们不过是看客,默默记录着秋天的收获和喜悦,仅此而已。



喜鹊窝

刘平

早饭后的闲暇时光,喜娘的目光本来是停留在不远处那条大路上的,大路上有行人,还有汽车,喜娘在瞅那些行人和汽车。突然一阵喜鹊的叫声吸引了喜娘的注意力,那声音是喜鹊发出的,很嫩。喜娘的目光风一样划过来,停在院坝东边那棵苦楝树上的喜鹊窝里。

喜鹊窝不高,在苦楝树的第二个分叉上。一只大喜鹊衔来吃食,四个毛茸茸的小脑袋兴奋地探出来,嘴大张着,发出“呀呀”的声音,喂了其中一只,大喜鹊飞走了,一会儿,另一只大喜鹊又衔来吃食,喂了另外一只。

去年三只,今年比去年多一只。喜娘记得很清楚。

喜娘已不清那棵苦楝树上是哪年开始有喜鹊窝的,只记得老头子还在时就有。老头子已走八年了。在喜娘的记忆里,喜鹊年年都来生儿育女,先是衔来一些草叶草棍把旧窝“装修”一下,然后就开始生儿育女的苦旅。

老头子在世时把烟锅在椅子腿上磕得“啪啪”响,说:“老婆子您信不?以后我们家喜事不断。”喜娘说:“我信。”老头子笑了说:“您咋信?”喜娘也笑了说:“喜鹊年年守在院子里,能没喜事?”

民间有一种说法:“喜鹊叫,好事到。”喜娘深信不疑。喜娘和老头子养了三个儿女,两个儿子,最小的是女儿。也是巧了,三个孩子的名字里都有一个“喜”字:喜林、喜阳、喜春。喜鹊来苦楝树上安家是很多年以后的事,喜娘觉得这是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。

喜娘和老头子的全部希望,都在三个孩子身上。也真应了老头子当年那句话,也应了民间那句“喜鹊叫,好事到”的说法,后来家里真是喜事不断。喜林、喜阳、喜春都先后考上了大学,几年后在城里安家立业。三年前,大儿子也考上了大学,去年,大孙女又考上了大学。小孙子读高二,成绩很好,看来考大学没啥问题。

喜娘认为,这些跟喜鹊窝有关。

在村里,数喜娘家的牌子最多:文明之家、书香之家、和睦之家……门楣上挂着、门框边的墙上钉着,有七八个。开始,喜娘心里感到挺光荣的,人活脸树活皮,那些牌子就是喜娘的脸。可后来那些牌子就莫名其妙成了喜娘心里的负担,让她感到一种隐隐的沉重。今年春天,村里干部又来喜娘家钉牌子,喜娘一看,是“幸福之家”。喜娘看一眼墙上说:“这么多牌子了,别钉了。”

村干部也看一眼墙上,说:“再多也要钉。”

喜娘说:“这牌子我家不符合。”

村干部说:“喜娘!您老人家就别谦虚啦。”又说:“您家不符合哪条符合?”

“幸福之家”的牌子又钉在门框边的墙上了。

这年春天的一个上午,喜娘不小心突然摔了一跤,伤了左臂,住进了医院。她没给儿女们打电话,他们都忙。一个人躺在病床上,喜娘心里老想苦楝树上那个喜鹊窝。“不晓得喜鹊来没有?该来了。”喜娘想。

往年,每到春天,喜娘都要掐着日子盼喜鹊来。她生怕某一年喜鹊去了别的地方,不来了。令喜娘感到高兴的是,喜鹊每年都来,时间误差不过半个月。

伤好出院后,喜娘回到家里,发现真的来了两只喜鹊。那是去年孵化的喜鹊中的两只,现在长大了。喜娘没发现喜鹊往窝里衔草叶草棍,看来喜鹊窝早已“装修”好了。一只喜鹊趴在窝里,另一只一次次往窝里衔吃食。

喜娘知道,喜鹊已经开始了生儿育女的苦旅。过了一段时间,雏喜鹊就孵化出来了。喜娘数了好几次,五只。喜娘记得,这是最多的一窝。喜娘每天看两只大喜鹊来来回回衔吃食喂养雏喜鹊,也看着五只毛茸茸的雏喜鹊一天天长大。后来,雏喜鹊变成了小喜鹊,会飞了。

喜鹊窝又空了。

秋天的时候,喜娘突然有些讨厌苦楝树上那个喜鹊窝,想拿竹竿把它戳下来。因为她从别处听来这样一句话:“喜鹊守门楣,儿孙远走不思回。”开始她不相信,说:“喜鹊叫,好事到”,好呀。”人家说:“喜鹊叫是报喜,就一阵。年年守在院子里,就过了。过则损,满则溢。”想想自己的情况,喜娘就信了。

然而,当喜娘拿着一根竹竿要戳喜鹊窝的时候又突然犹豫了:“戳了喜鹊窝,他们真就会多回来几次了吗?”

想着,喜娘心里涌起一阵难以言说的酸楚……



明月繁星

季恒利

我认识黄锦璧先生那还得从1972年说起。那时,他还是在毛坦厂中学读书的学生。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发型,头发留得很长,沿鬓发上缘一圈,前额的“刘海”呈斜形三角,剪的齐刷刷的,几乎长到眉毛,俗称叫“一把抓”又称“一边倒”,在那个年代是年轻人很时髦的发型。他打乒乓球时都会习惯性地甩一下他前额的“刘海”,那“一把抓”头发都会随之跳动,或许对方受到了他的头发跳跃的干扰,总是很难接住他的球。他先后参加1989年六安市职工运动会,并连续三年获得了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。

1975年,我下放到毛坦厂公社当知青,恰巧,与黄锦璧先生同在一个大队。那时农村的生活艰苦,文化生活也极度匮乏,为丰富社员的文化生活,我们大队成立了知青宣传队,由黄锦璧具体负责,他根据声乐曲调编写的小合唱,每次我们到各生产队演出都能受到社员的喜欢。

黄锦璧五岁登台,在合肥市江淮大戏院表演二胡独奏。1975年,他随安徽曲艺代表团,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文艺调演,担任四胡和二胡手。

他每天坚持练琴三个小时以上,几十年如一日,从不间断。用他的话说,一天不练琴自己知道,两天不练琴同行知道,三天不练琴观众知道。他被誉为琴痴,琴不离手,他还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。

原安徽省艺术学院二胡教授童文忠老师(已故)很器重黄锦璧,认为黄锦璧的二胡演奏音色纯正,很有演奏天赋,亲自给他授课并将其推荐给著名二胡大师闵惠芬,并拜其为师。闵惠芬认真听了黄锦璧演奏的一段二胡曲,频频点头赞许。黄锦璧满怀深情地对闵惠芬大师说:“我从小是仰着您的琴声长大的。”闵惠芬大师便欣然收下了这个弟子。

1996年,他调动到六安市黄梅剧团任团长,他参与组织、编排和复排了多部现代和传统黄梅剧目。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带领复排的黄梅剧《天仙配》剧目来毛坦厂小剧场演出,周边的老百姓闻讯后争相观看“七仙女下凡”,那可是一票难求呀,引起轰动。

他从40多岁到70岁,先后四次举办个人胡琴独奏音乐会。举办次数之多,年龄跨度之大,他仍能将胡琴演奏出优美音色和技巧,这在安徽音乐演奏史实属罕见。他被列入六安十大文化名人录。根据黄锦璧在胡琴的艺术造诣和突出成就,被吸收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,中国二胡学会会员,并担任安徽省胡琴专业委员会副会长,六安市民族弓弦乐协会会长。为弘扬祖国传统音乐,将其发扬光大,退休后,黄锦璧先生还投身胡琴教学,培养学生。安徽民族管弦乐学会和电视台给他颁发了国乐优秀传承人证书。

2021年,我观看黄锦璧先生与师生同台胡琴音乐会,为他和学生的精彩演出而倾倒叫绝,鼓掌喝彩,同时我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两行热泪,深为黄锦璧对胡琴艺术的热爱、不懈努力与执着的敬业精神所折服。



本版责任编辑 流冰 邮箱: 64388541@qq.com